

仪式场景中的舞蹈

——河南省汤阴县“跑帷子”研究

◇王龚雪

摘要：“跑帷子”原本是每四年庙会中表演的仪式活动，表演的时间、地点、形式及目的明确了其祭祀行为的身份。这种虚拟与真实的合一是以‘神’为纽带，神把虚拟的场景、表演、演员与观众的心理时空都真实地凝聚在一种神圣的感觉中——或者说情景中。它是心灵的一种态度或意向，带着冥想和交流。完整的一套仪式强化了“跑帷子”的意义，人们通过一整套严肃有序的行为呈现神灵及民众之间的互惠关系，沉醉于集体认同下身体释放的欢喜，实现着活动为群体所带来的功能魔力。

关键词：跑帷子；仪式；活动

河南汤阴县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境内，为中国闻名的千年古县。在这一带广为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舞蹈，气势宏伟、变换莫测、结构严谨、道具独特，因舞者手持近两米长的帷子以跑“相生八卦阵”等各种场图而舞所以得名“跑帷子”。作为豫北三绝之一的“跑帷子”，2006年8月被摄入国家民政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千年古县·汤阴》大型文献片。2006年列入河南省人民政府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跑帷子”舞蹈的形态特征来看，其形式古朴，气势磅礴、场面壮观，整个过程中必须遵循严明的纪律，统一服装和道具，听从指挥，决不能擅自妄为。帷子舞人众多，需要近两百名人员共同配合、参与完成。不仅有七十二名帷子手、十二名彩旗手、龙凤旗手与二十四名盘鼓队员还有“报马”、帷子头、銮驾等等人员齐心协力才能完成。

“跑帷子”原本是每四年庙会中表演的仪式活动，表演的时间、地点、形式及目的明确了其祭祀行为的身份。汉特曼认为：“传统社会秩序中的仪式也许是唯一的文化形式，其目的是通过自身的内部运作进行可预见性的、限定方向的、有控制的变革。”^[1]因此，与祭祀仪式相关联的民间艺术可以理解为由统一的信仰维系，通过一系列结构性的行为方式传达的虚幻力量，来实现、满足着人类生活中的各个现实愿望；操纵、改变着自然秩序中的种种不完善因素。

一、祈福与消灾

“跑帷子”活动人数众多，每次活动需要近两百名人员的积极配合。笔者通过采访得知，汤阴支村现有人口四千人，除了个别信仰基督教的村民全都不参与活动外，村中的大多数家庭都曾经从事过这项活动。之所以具有超高的人气除了当地村民的文化自觉外，恐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参与，从而达到使神灵能够感知并福

佑自己的各个世俗愿望能够实现的目的。这样的祭祀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操纵自然和神灵的积极企图，民众在祭祀中似乎能与众神亲密的交谈，并通过礼拜、祭祀品以及群体良好行为所提供的证据而求崇于神灵。”^[2]

用舞蹈的形式沟通神灵从而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是仪式舞蹈功能之一。自商代起，舞蹈就作为满足社会的需要应用在不同的场合里。例如商代祭祀祖先神灵，手持鸟羽的“翌舞”；周代旱祭中求助神灵祈雨的“雩”以及用于驱鬼逐疫的面具舞蹈“傩舞”等等。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日益丰富，舞蹈艺术也呈现出“快餐文化”的特点。从现存的“跑帷子”活动来看，信仰的虔诚虽在，神灵的威严虽在，然而舞蹈的功能却不再纯粹，东家为求子也跑，西家为保平安也去，甚至谁家为消灾也要在“迎贡”那天邀请锣鼓队去吹吹打打一番，“跑帷子”的具体功能当地人自己也说不清，总之“三老奶奶神”神通广大，凡间的喜忧祸福统统都在其管辖范围内。但凡参加活动便是服务神灵的最好表达，自然会满足人们“有求必应”的心愿。虽然舞蹈的功能不再唯一，然而却始终围绕着祈福与消灾。

二、认可与内聚

“人们处于某一社会中，生活在其他成员周围，与他们互相联系，共享宗教信仰，说同一种语言，遵循共同的祭祀习俗，从而产生一致感，油然而生感情认同，而且这样的认同可以超越时空而维持。”^[3]世代久居汤阴的农民耳濡目染接受着同样的神话传说，依靠着同样的生存方式，传承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崇拜着相同的民间信仰，同样的文化渊源使得他们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意识。人们通过“跑帷子”展现着对本村落文化的认可与接受，以文化认可为凝聚的基础，共同诉求着现代人在当下的期许。

共同的信仰经验作为内在凝聚的基本条件，维系着与之相关的艺术展现。从“跑帷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当地乡土意识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除了恪守形式不变的原

则外更主要的是强调对地方民间信仰以及共同心理意识的继承。通过这次的田野调查得知：“跑帷子”活动得以存活，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地百姓对庙宇的经济支持。但凡有家中添丁这样的人生大喜自然要到庙上酬谢神灵、表达敬意。因此，这也理所应当的成为了支持“跑帷子”活动的经济来源之一。庙会当天，除了举行“跑帷子”活动，隆化乡一带的村民保持着祭祀老人亡灵的习俗。通过这样的活动，传达着对先民无限的感恩与崇敬。在当地民众看来生活的幸福是源于先辈们艰辛的劳作和勤劳的耕耘。

将与“跑帷子”相关联的各种信息链串联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四年才得以举行一次的帷子活动居然贯穿了人生过程里最重要的两大主题：生与死。看似矛盾的两个话题却恰好说明了当地人豁达、开朗、务实的生命态度。这正是汤阴人的性格品质，每一个个人或许只是短暂的过程，只有祖先与新生却是关乎宗族集体的生命运行。在“跑帷子”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强调着对传统的认可，另一方面又通过共同体验神圣活动的洗礼，强化作为社区群体一份子的身份，在不自觉中形成对共有文化的传递与维系，并以身体传承的形式强调着个人与群体间的凝聚力。

三、宣传与教化

“跑帷子”的宣传与教化功能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模仿，一代又一代的传递，在人们的无意识中潜移默化的形成对社会秩序的建构。虽然在一些环节上表达了乡民对社会制度反抗的诉求，然而深受儒家“以艺传道”乐舞思想影响的中原人，融入“跑帷子”的核心却是以神的名义强化社会“礼”的秩序。最大的精神领袖“三老奶奶神”实则是君王身份的象征，至于为何人们会有这样的选择那是因为“神”的世界“既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又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人间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按人的社会组织的。这些鬼神有人一样的需求，人一样的活动，结成人一样的社会关系。从这个鬼的世界里，投射出诸多人类社会的面貌，散发着浓烈的人间兴味。”^[4]君为神灵，臣自然是服务、取悦神灵的百姓，分尊卑与等级，各级别间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在活动中不得有所“僭越”，一切程序都严格遵循“礼”的规定。因此，不得不承认，脱去“神”的外衣，“跑帷子”实则涉及到了宣传社会“礼”的规范，稳定社会发展的功能。

四、宣泄与排遣

民间祭祀活动的娱人成分，自古就有记载：“《盐铁论》载‘今富者祈名狱，座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5]生存在乡土社会的“跑帷子”同样也是人们抒发情感的一种手段。尽管为了一定的祭祀目的将愉悦对象直接指向神灵，然而却不能忽视活动的参与群体却是凡世间最广大的世俗乡民，活动的实际观众也是毫无神仙法力的村落相邻。四年才能够举行一次的“跑帷子”自然要把焦点投向神的世界，但村民也要借机宣泄情感，因此也不得不把

眼光对准人世凡间。用人间的价值取向抒发心中的情感，用世俗的审美眼光来愉悦人的心灵与性情。“跑帷子”的场图是整个活动的主体，变幻莫测的场图井然有序，气势宏大，唤起了村落乡民整体的兴奋感。阴阳对比、均衡对称等等中国传统的美学态度也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充分展示了乡土社会对美的不懈追求。除了审美情感得以在活动中宣泄，同时村民对社会制度的态度也借此机会得以排遣。按照过去的说法，活动中“请官”的环节要请村中最穷的人做“县官”，并在整个活动结束以后有“打官”一项意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意。看似博人笑乐的环节与神圣的祭祀活动并无逻辑关联，却恰恰是乡土社会对情感表达的最好体现。穷人做官自然代表了同是贫穷出身的广大村民的宿愿，而“打官”则是反映了对压迫阶级的不满。人们借着四年一次短短几天的庙会时间，在整体神圣而又严肃的空间里，用最热闹欢腾的方式满足了村民娱乐的心理，用最诙谐幽默的手法宣泄了村民平日对社会必须抑制的情感。当活动结束之时，心理获得平衡的村民又将持续着长久以往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民间信仰崇拜使“跑帷子”仪式过程显得更加具有目的性；儒家思想在中原大地长期的核心地位使得整体仪式程序在不自觉中渗透着强势主流文化的秩序性。二月初三由传承人召集相关负责人开会，初六起“帷子”，初八“请官”，初九“迎贡”，初十“跑帷子”。初十的“跑帷子”是活动的主体，清晨，全体“跑帷子”成员都要集中在庙里进行跪拜，然后才能来到庙前或村里小学的操场上（由于庙门前的地都已划分给个人）进行活动。村民抬着供奉“三位老奶奶神”画像的銮架进行“观阵”，这样的空间布局直接将舞者的身体投向至高无上的神灵。从目前的情形看，“跑帷子”活动严格遵守一定的程式，其目的性也十分明确，由于存在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心理，通常不能加入任何即兴成分的个人再创造。群众在跑阵过程中思想上不得有丝毫的怠慢，必须严格听从指挥，统一步伐、统一调配以确保场图的完成。“这种虚拟与真实的合一是以‘神’为纽带，神把虚拟的场景、表演、演员与观众的心理时空都真实地凝聚在一种神圣的感觉中——或者说情景中。它是心灵的一种态度或意向，带着冥想和交流。”^[6]十分显然，完整的一套仪式强化了“跑帷子”的意义，人们通过一整套严肃有序的行为呈现神灵及民众之间的互惠关系，沉醉于集体认同下身体释放的欢喜，实现着活动为群体所带来的功能魔力。

注释：

[1][美国]迈克尔·赫茨菲尔德.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刘珩 石毅 李昌银.华夏出版社, 2009: 286.

[2][3][4][5][6]张琪亚.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中国民间祭祀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3: 197, 223, 213—214.

作者简介：

王龚雪，河南工业技师学院